

■笔随心动

凝望中国的表情

■李晓

凝望一个人的表情,看这一个人的额头,眉毛,眼睛,面部肌肉的运动,都有来自灵魂搏动的曲线。

凝望一个村庄的表情,看这个村子树木的排列,炊烟的升腾,牛的眸子,羊趴在草前的姿势,春山如黛如美人眉眼。凝望一个城市的表情,它满满的人间烟火,在天幕下的幢幢高楼之间弥漫,抚慰着人心。

那么,当我凝望一个国家的表情呢?

秋天的一个夜里,我半夜起床,凝望着墙上的一张地图出神。我忍不住开始一点一点地抚摸着地图,河流山川,铁路公路,高原丘陵……这是一张中国地图,它一直住在我的心房。

我的中国,它的每一寸土

都融入了我的血脉。我的中国,它的每一次心跳,都触到了我的灵魂。

我的中国,她奔腾的大河,逶迤的山脉,苍苍的森林……这些动脉一样的曲线,在地图上蜿蜒,浩瀚星空一样让我深情凝望。我在这辽阔大地上,去寻找最美的瞬间,最美的常态。因为,是他们,让祖国在梦想中前行的姿态更美,更生动,也更有温度。

我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袤的乡村。一个70多岁的老人,他吆喝着一头牛在田野里耕耘,他的额头,和田野一同隆起了皱纹,花白的头发,像覆盖在草叶上的霜。但我分明看见了,这样一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,对土地的感情最深,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像风掀动着溪水两边的稻浪。在

乡村,我还看见一个在地里劳动过后的妇女,她淌着汗珠敞开胸怀喂奶,她的胸前有稻草屑,还有泥土,孩子贪婪地吸着乳汁。这样的母亲,和劳动的他们一样,是中国乡村大地上最美的风景。

在机器轰鸣的车间,我问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男孩,你愿意到工厂上班吗?他快乐地笑了,很好啊,一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,铆准自己的位置就是了,不要嫌小,一个人的一生,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、气吞山河。同我告别时,他仰起一张青春的脸庞我灿烂地笑着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,从来没有在聚光灯下闪现过一次,默默无闻的他们,同样是中国最美的面容,他们的声音,同样是中国好声音。

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,他

麻利地躺在井下,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。煤块松动,煤渣掉在满是汗水的脸上,他用手抹了一把,再凿。这个人姓刘,我曾经访问过他,后来,和他成了朋友,他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,为了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背着书包翻过山梁上学,他下井挖煤三年,苍老的容颜,是煤块燃尽后的浮现。

想起那年,我看感动中国人物评选。四川甘洛县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,李桂林、陆建芬夫妻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,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,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,19年的清贫坚守,沉淀为精神的沃土,让希望艰辛地发芽。他们像一块煤,默默燃尽自己,那光亮,是中国大地上最美的火花。

还有西藏聂拉木县樟木镇的一个小村庄,一个低矮的老房院头,女主人叫次仁曲珍。她从1965年国庆节开始,每天坚持在院头升国旗,一直坚持了47年,老人用这种方式,表达着对一个国家的热爱。2013年春天,这个103岁的老奶奶,在她最后一次升起国旗后的第三天,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国家,滚烫的那片土地。当我在电视里看见这个面容沧桑的老人时,我明白了,红旗下这样的面容,也是中国最美的守望。

最美的中国,最美的笑容与人群,实在是太多太多。其实你,我,他,都是这动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。在这种温暖的寻找里,我发现,正是这些美丽的中国人,合奏成了一个国家的宏大篇章,谱写了一个大写的新中国。

■往事如烟

难忘天琴姑姑

■黄仕忠

那年,村里的姑娘天琴上吊死了。她那4岁的侄儿对人说,前两天他就看见有个陌生人在姑姑后头跟进跟出的。再后来,就出事了。村里人说:“小人头眼净,看得见鬼。”意思是说,这侄儿看见的,应是来找替身的吊死鬼。

按辈份,我该叫天琴一声姑姑,其实她只比我大姐大1岁。时值初夏的一天傍晚,大姐在大溪里洗衣服,母亲让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。我抱着衣服到了溪边,溪水清清,漫到了大姐的脚踝,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,一堆衣服泡在水中。我看天琴也在那里搓衣服,把裤脚卷得高高的。她抬头见到我,眼中满是笑意,对我姐说:“这是你家仕忠吧,都长得这么高了!”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话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那时我12岁,身子刚刚抽条。她的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,所以记住了这个场景,还有她的那个眼神。印象中天琴个子瘦高,能吃苦,做事勤快,从无怨言,待人也厚道。只是小时候因患眼疾,右眼角上留下很大的一个疤痕,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媒人介绍了好多个对象,她都被嫌弃了。还有一次男方来她家里相亲,回话时支支吾吾的,原来,那男孩相中的是她的妹妹。后来还有更过分的,介绍的对象是一个有严重残疾的,她又不愿意。最后一次,她父亲终于谈妥了一户人

家,却是地主成分,听说人也长得不怎么样,她心中郁闷难解,就生病了。家里人带她去县里看过病,结果在回家后的下午就上吊了。她侄儿所见的鬼魂般的“陌生人”,大约是那牵线的媒人吧。

事情发生在197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。她才20岁,正是花样年华,就这般凋谢了。当时是“文革”期间,她心中无比恐惧,所以宁愿去死,也不愿去做地主的儿媳。

入殓时,很多人跑去看。我想起几天前她还在夸奖我来着,音容笑貌都在眼前,便不敢去看。我怕看见了她的遗容,会一直忘不掉。

她的父兄用一副打墙用的一尺宽八尺长的“墙师板”,把她草草地葬到了小山头上一个面朝西南的角落里。那周围原本就有不少坟茔,有些双穴老坟在“文革”中被挖开了,留下两个黑黝黝的廊洞,像是被削去眸子的眼窝,怅望着远方,这景象让孩子们看着就害怕。

我那时在“上木沉庙”上小学,每天都要从小山头边上往返四次,和同学一起经过时还好,要是我独自经过这片山坡,就会想起天琴姑姑被安葬在那里,心也不由得揪紧了。甚至有很多次,我在晚上做了噩梦,梦中逃到小山上躲藏,犹记着不敢往她坟头那边去,心底却又有丝儿莫名其妙,我在梦中想:“要是遇见了她的魂灵,她依然会对我很和善的吧?”

■直击真相

我依然选择信任

■王珍

眼睛已经是非常近视了,如果耳朵再出点毛病,那生命就像停电的黑夜。所以在耳鸣、耳朵不舒服了一些日子后,我走进了一家民营医院,有一次完全不同的看病感受:就医环境舒适,不用排长队,专家医生亲切温和就像姐妹。

听完我述症后,医生麻利地开出一堆检查单子。付钱、检查、化验、治疗,全程有人陪同。检查结果一出,医生非常耐心,把病情、发展趋势,讲解得明明白白:幸亏来得及时,幸亏来对了地方,不然后果很严重。在听到医生说,“只需一个简单微创手术加五天治疗,保证治好”的治疗方案后,我欣然接受。虽然近两万元的医药费,但我觉得只要有好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,花钱是值得的。

就在我等待手术刀落、手到病除的结果时,弟弟打来电

话,不无担心地告诉我:江湖上对这家医院可是有些负面的传说。姐姐是有文化的人,应该不那么容易上当,但留个心眼还是必须的。毕竟,能打包票说百分百治得好的医生多少让人有些不大放心。

但我觉得弟弟也许在过去治病的过程中吃过不少苦,所以变得过于谨小慎微了。从我的经验来看,我一路走来,碰到的还真的全都是好人。尤其是在我有一次生病住院时,我的主治医生是院长,正好是我在教的学生的爸爸。他对我说,急性发作的病一定要及时治好,不能拖,拖成了慢性病就比较难根治。他让我要信任他,好好配合治疗。他保证治好我的承诺,给了我相信,也很治愈。

感谢这位德艺双馨的好医生,不但治好了我的病,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医患、师生,乃至更多的人与人之间,都是需要互相信任、互相配合的关系,光靠一方努力,确实很难达

到良好的效果。此后,我一直把这套信任体系奉为圭臬。

我一直认为,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,心不设防,用良好的心态看世界,用乐观的心情做事,用善良的心肠待人,光明坦白,他的生平一定比别人快乐许多。我也基本上是这样简单地活着,这样简单地快乐着。这说明一个道理,至少,我所生的这个世界是值得信赖的。

我当然知道,信任的前提是靠谱,比如医生的医者仁心,老师的为人师表等。只有坚持职业道德操守的人,才有值得被信任的前提。当然,这样的前提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,只有当我发现自己的耳朵没有被医好,鼻子却出了问题,喉咙也开始疼痛的时候,才明白:信任有时需要冒险。尤其是像我这样,因为碰到的全是好人好事所产生的信任,本来就很浅薄、脆弱,不堪一击。

整个治疗过程,那位牛气

冲天的专家医生,除了动动嘴皮子信誓旦旦的“包治好”承诺之外,从来没有看一眼我的耳朵,也从来没有碰过一下我的鼻子,甚至所有的医药单子都是她的助手打的。我耗时费钱治病的结果是,一样病没有治好,另一样病又出现了,反正是离耳聪目明越来越远。但我却不敢再上这家医院。我太怕治疗项目和时间不断追加,还要进一步巩固之类的套路。

我想说,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,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烂冬瓜烂茄子,轻易地动刀动剪;我还想说,一名戴着头衔、会吆喝的庸医,比街头游医更可怕;我更想说,一名医生的医德医术任何一项出了差错,都是草菅人命;一家医疗机构的唯利是图,无限接近于谋财害命。

而对那位牛气的专家医生,我只想说,我感到难过,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,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。

说实话,我很怕将猜忌和怀疑作为看待他人和事物的首要准则,哪怕来自他人善意的帮助也要怀疑是不是别有用心的,有所企图。一个时时戒备、处处设防,时刻怀疑的社会,是会让人崩溃的。那些讹人的、碰瓷的和没有职业道德的人,真的是透支了公众的信任。而信任有时真的就像一张纸,一旦被粗暴揉皱,就很难抚平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
痛定思痛,我对信任有了重新的认识,我们不能因为一次磨难或者是上当受骗的经历,就怀疑人生,对任何人或者事物失去信任,毕竟,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,历经挫折、坎坷而依然拥有一颗童心,是一种智慧和勇气。在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多面后,我依然选择信任,只是在经过修复、更新、完善后的信任,会更有力度、厚度,更坚定、抗打,也更经得起考验。

■亲情密码

与母亲爬吴山

■周勇

世纪80年代,每天挣三五元钱,就能称上几两肉打牙祭,再买点小菜回来。那时父亲一个月大约40元工资,母亲每个月能挣670元。“我没有停下脚步,如果在农村,你上大学,哪有钱送你去读啊!”

母亲瘦小的身子在林间穿梭,阳光影影绰绰,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树。母亲的情绪也便好起来,不一会儿我们爬到吴山集贤亭,一览众山小。母亲很开心,她说:“世界上没有投机取巧的事,你决定要去做,又能吃得苦中苦,你肯定可以做好!你看我70岁了,爬山照样没事的。这座山不算高的,不过瘾。”

母亲一直在比较着,她说老家南华山比这吴山高多了。我说,吴山以前是浅海,你看这些石头。母亲说可不嘛,像海里的礁石。谁能想象几十年和几十年的变化,人一辈子变化也是快的。“你和你妹妹到杭州,生活得美满就好,我放心了。只是以后遇到事情也要咬牙迈过去,车到山前必有路,相信自己可以应付的。你说再生二孩养不起,我和你父亲生了你们四个孩子,不也养大了?其中老二没有活下来,那是因为得了绝症。只要相信自己有双手,坚持下去,路,终归就在脚下。”

母亲的话,我是赞同的。现在我们也如同爬山,人生到了一种境界,总是会看开一点。我们在杭州生活,买房、还贷、养孩子,固然艰苦,但这比不过母亲曾经的苦日子。所以,眼前的日子就是吃苦和坚持开出的美丽花朵。母亲语重心长地说,遇到困难总想着躲避怎么行呢?母亲的话给我以启迪。

我们一起坚持爬上山顶,如同人生路上,共同经历一段绕不开的困难,而又终于能攀越的旅程。在这一路上,我们没有犹豫,没有彷徨。我们始终相信:人生的秘诀,在于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速度,莫因疾进而不堪重荷,莫因迟缓而空耗生命。

■情景交融

未成熟的青橘

■余喜华

这是流传在高中同学圈中的一个故事。

那年八月,骄阳似火。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从下塘港坐县城公交车辗转到了位于县城西郊的她家。见到他来,他们四目相对,欲言又止。

下午四五点钟,西斜的日头,已经挂在南面“石大人”的头顶上,她要和爸爸一起去射橘。射橘,就是给橘树喷洒农药,预防橘树生病和落果。她爸爸不识字,看不懂药瓶上的说明书,不知道如何配比,她去帮爸爸一起配农药。她也跟着去了,他想借此仔细认识橘树,一个人坐在家里,是很闷的。

她家的橘园离家里大约100多米,在橘园的田埂上穿行,要当心的是橘枝碰到头。橘园离江只有十几米远,他的视力很好,稍稍抬抬眼,就能看得清蓝幽幽的江面,和江面上起伏的波澜。如同他看着她,只要她嘴角微微一动,就能看出她心中的涟漪。

他爸在供销社上班,家里分的地都转包给别人种了。他没有种过地,也不会喷农药。但橘林里的秀色,让他充满好奇。他们帮她爸爸按照药瓶标签上标注的配比,在肥桶里先打上少量的水,倒入一定容量的原药,用肥勺搅拌均匀,再加注一定量的

水,再搅拌,然后倒入喷雾器。

爸爸背上喷雾器,去前面射橘了。他们仍旧站在橘树下,保持着一手的距离。

他说:“我考上了。”

她嗯了一声。

他说:“你呢?”

她说:“没有,我填报的学校,录取的时间已过,怕是没希望了。”

他说:“再等等吧,你的成绩比我好,会考上的。”

她没再说话。他看到她的眼角已经发红,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

大学开学一周后,他收到了她的信,信中告诉他,她已经在读高复班,准备明年再考。

他马上给她回信,在信中,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语。不久他又收到她的第二封信,她感谢他的支持和鼓励,表示自己现在的学习状态很好。

冬去春来,油菜花开了,桃花谢了,橘花也谢了。一晃,又一年的高考结束了,他和她一起在等待。他终于收到她的信,信中告诉他,她已被一所本科大学录取。看完信,他马上去了她家,他们又去了江边那片橘园,那橘树下。

他们看着枝头一个个青翠欲滴的橘子,呼吸着随风飘过来的淡淡气息。尽管他知道,青橘还是酸涩的,但他充满期待,期待青橘成熟的那一天……